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〇二回 酒闌人散軟語纏綿 送客留髡深情纏綿

卻說陳海秋見章秋谷同著辛修甫要走，想著這樣的一來，居然坍了范彩霞的台，出了自己的多時悶氣，大功告成，心上□分得意；更兼范彩霞緊緊的拉著他兩隻手不肯放鬆，把一個身體差不多全個兒都撲在陳海秋身上，一個臉兒就緊緊的貼著他的肩膀，麵粉口脂，暗香發越。陳海秋鼻子中間，覺得有一陣陣的香氣直透進來，更覺躊躇滿志，卻做意再說一句道：「你雖然慫慫留我，但是這件事情是要各人自己願意的。你要是不願意，勉強強強的敷衍一下，我也沒有什麼味兒。你心上究竟怎樣？倒是講明白了的好。」范彩霞聽了，不由得皓齒微呈，蛾眉欲蹙，含怨含釁的說道：「謝謝耐，阿好推扳點，就是實梗仔罷。」說著眼圈兒又是一紅，眼眶裡頭水洋洋的含著一汪珠淚，好似那梨花帶雨，芍藥當風。陳海秋見了范彩霞這般模樣，覺得自己心裡頭也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得勁兒。那以前的舊恨，早不知丟到那裡去了。看看范彩霞這樣的賠著小心，覺得他又是可憐，又是可愛，不由的微微含笑，看著范彩霞的臉兒。這個時候，陳海秋心上的那一番得意，在下做書的一時也形容不出來。只說章秋谷看了他們兩個人的一番情景，知道這個時候的陳海秋，已經入了范彩霞的溫柔圈套，便趁勢對陳海秋道：「我們兩個人走了。你們兩口兒好好的裝槍備馬，預備登場。我們要少陪了。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連范彩霞也忍不住笑，只用衣袖掩著嘴，格格的要笑出來。秋谷也不等陳海秋再說什麼，便拉著辛修甫一同走了。

這邊范彩霞好不容易把陳海秋留了下來，自然也拿出渾身本事來籠絡他。只見錦幃半掩，羅帳四垂；街鼓沉沉，清宵細細。楊柳懷中之玉，軟語溫存；梨花頰上之痕，風情熨貼。這一夜陳海秋的滿心得意，范彩霞的格外牢籠，說不盡的萬種綢繆，千般旖旎。一直睡到明天□二點鐘，兩個人還是春夢迷離，睡得□分甜蜜。

陳海秋正睡得恍恍惚惚的，好像耳朵裡頭有個人在那裡叫他。睜開兩眼看時，原來就是章秋谷，滿面春風的站在牀側，一手撩起帳子，哈哈的笑道：「怎麼睡到這個時候還不起來？想是昨天晚上辛苦了，所以這般困倦。」陳海秋見了章秋谷的面，打了一個呵欠，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看那范彩霞時，枕著自己一隻手臂，還微微的睡著，星眸雙合，香夢沉酣。陳海秋見了覺得□分可愛，顧不得章秋谷在旁看著，不由得把自己的臉去貼著范彩霞的臉兒，緊緊的揉了一揉。秋谷看著，不覺叫一聲「好」！這一下子，早把個范彩霞驚醒。睜開俊眼，早見了章秋谷笑迷迷的站在那裡。羞得個范彩霞臉漲通紅，無地可避，連忙沒頭沒腦的把頭縮進夾紗被窩裡面去。聽得章秋谷笑道：「你不要不好意思。上海地方的倌人，那一個不是這個樣兒？為什麼見了我就急到這般模樣？」范彩霞聽了也不開口，只把被窩兜著自己的頭，好像沒有聽見的一般。

陳海秋坐起身來穿好衣服，跨下牀去，往牀後轉了一轉，便向章秋谷說道：「你怎麼今天這個時候就來了？」秋谷笑道：「這個時候還早麼！差不多已經將近□二點，你們兩個人還在這裡睡覺，未免太舒服了！」陳海秋聽了一笑，也不言語。

接著范彩霞遮遮掩掩的從牀上溜下來。秋谷走過去，拉著他的手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

范彩霞紅著個臉，頭也不抬，灑脫了手，一溜煙逃到牀後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才慢慢的走出來。見了章秋谷覺得有些羞怯怯的，再也不抬起頭來。挨了一會兒，范彩霞方才問章秋谷道：「耐阿曾吃點心？阿要叫俚篤去叫得來，搭陳老一淘吃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是吃過了。多謝盛情，不必這般客氣。你還是料理你的陳老爺罷！」

范彩霞聽了，把眼一瞟道：「耐格個人，總歸嚙撥好閒話說出來格。陳老末陳老哉晚，啥格是倪格介。」秋谷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們昨天晚上恩到這般地步，今天早上睡到這個時候還不起來，恨不得兩個人擠作一團，並作一塊，還說不是你的？難道不是你的，倒是我的不成？」說得陳海秋好笑起來。

范彩霞委實不好意思，只得說道：「隨便耐去說啥末哉！」說著，便低低的問海秋要吃什麼點心。陳海秋道：「叫他們去叫一碗一錢六分的生炒雞絲麵罷。」不一會，相幫端上面來。陳海秋吃了，便同著章秋谷起身想走。范彩霞那裡肯放，道：「耐格辮子毛哉，搭耐打好仔辮子去。」說罷，取過梳篦，自己和陳海秋拆開辮發，慢慢的梳。秋谷在旁看著。只見范彩霞把陳海秋的幾根頭髮梳得通了，用刨花水刷了又刷，刷得沒有一根鬆的，方才順著頭髮，一路一路的編起來。一面編著，又用刨花水刷那鬆出來的頭髮。一根辮子，直打了半點鐘的工夫，果然亮油油的□分好看。秋谷在旁看著，不覺說一聲：「打辮子的本事！果然不差！」范彩霞回過頭來，把手在自己頭上打個手勢，微微的對著秋谷一笑。秋谷見了，連忙把頭搖了一搖。陳海秋打完了辮子，要和秋谷同走。范彩霞一把拉住問道：「晏歇點阿來？」

陳海秋道：「自然來的。」范彩霞道：「晏歇點要來格晚，綽仔倪格爛污是，倪勿來。」陳海秋道：「等會兒晚半天一定來就是了。」范彩霞聽了，方才放手。

陳海秋剛才舉步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停止腳步笑道：「幾乎忘了一件最要緊的事情。」說著，便從衣袋裡頭取出幾張莊票，對范彩霞說道：「我的酒局帳，合算起來，通共六百幾□塊錢，如今統通給你。」說著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節底下你的開銷怎麼樣？」范彩霞沉吟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倪間搭節底下也嚙撥幾化開銷，有限煞的。收下來格局帳，拿得來開銷開銷，剛剛正好。」陳海秋聽了，便揀出一張一千塊錢的一張即期莊票，放在范彩霞手中道：「你和我給他們四□塊錢下腳，多下來的，送你買幾件衣服罷。」范彩霞歡歡喜喜的接了過來，口中說道：「陳老再要實梗客氣，放來浪陳老搭末一樣格晚。」陳海秋搖搖手道：「節底下比不得平時，大家都要開銷的，你也不用和我客氣。」范彩霞聽了方才接了過來，謝了一聲。

陳海秋便同著章秋谷走了出去，兩個人一前一後的到了馬路上。章秋谷對著陳海秋笑道：「好貴的打辮！打一條辮子足足的一千塊錢！」陳海秋聽了也笑個不住。

當下章秋谷同陳海秋兩個人坐上馬車，一路講著閒話，一同到辛修甫公館裡頭坐了一回，辛修甫他們兩個吃飯。吃過了飯又談一會，秋谷取出表來看時，見剛剛正指三點，想著昨天約著陸麗娟坐馬車到張園去的，便辭了辛修甫，說要和陸麗娟去坐馬車。辛修甫道：「我也要西安坊去，我們一同出去罷。」章秋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何不大家到張園頑頑？」辛修甫道：「也好，我們大家到張園會罷。」

說罷便換了衣服，就趁了章秋谷、陳海秋的馬車先到了西安坊，辛修甫便下車進去。

秋谷候馬車到了久安里門口。因陳海秋要到東尚仁，秋谷便跳下馬車，自家進去。

到了陸麗娟院中，只見陸麗娟早已梳好了頭，換了衣服在那裡等候。見了秋谷進來，便笑吟吟的迎上前來，攬著秋谷的手笑道：「耐倒好格，昨日仔講明白仔三點鐘同倪去坐馬車，故歇三點鐘敲過哉！」秋谷微微笑著坐下來，叫相幫到善鐘馬房去叫一輛自拉轆的亨斯美來；一面和陸麗娟道：「你還是一個人坐，還是和我一起坐？」陸麗娟道：「生來一淘坐哉晚！」秋谷道：「和我坐在一起雖然沒有什麼希奇，但是萬一個給人看見了，說你做我的恩客，便怎麼樣呢？」陸麗娟聽了把秋谷一推道：「隨俚篤去說末哉！倪是勿怕格。就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，也勿關俚篤啥事晚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你當真不怕人家說我是你的恩客麼？」陸麗娟道：「耐格人啥煩得來，阿是勒浪討厭倪？勿要倪搭耐一淘坐？」

秋谷聽了正還要和他取笑，只見馬夫阿榮跟著一個相幫走上樓來，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二少爺，馬車來哉。」秋谷聽了便立起身來，同著陸麗娟一同下去。走到久安里門口，只見一匹小小的川馬渾身漆黑，神駿非常，駕著一輛雙輪馬車停在弄口。

秋谷先叫麗娟坐上車去，自己也跳上車來。阿榮遞過絲韁，秋谷順手接過，輕輕的一提，那馬已跑開四蹄，向前便走。秋谷見四馬路一帶人來人往的□分熱鬧，便帶住絲韁，慢慢的走；到了大馬路一帶，地方寬闊，秋谷把韁繩緊了一緊，拔出鞭子來只輕輕

的在馬背上一掠。那馬見了鞭子的影兒，便電掣風馳，飛一般的向前直駛。

一會兒早已過了泥城橋，直到張園門首。秋谷的馬車一直放到安塏第門前停住。

秋谷和陸麗娟下得車來，走進安塏第，四面兜了一轉，卻不見一個熟人。正要回身出來到老洋房去，早見迎面走進兩個人來。一個男的，穿著一件湖色單紗長衫，玄色外國紗馬褂，帶著一頂極細的草帽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卻有些滑頭滑腦的樣兒；一個女的，信人打扮，一身銀灰色閃光紗衣服，長挑身材，鵝蛋臉兒，皓齒明眸，丰容盛鬋。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進來。秋谷猛然見了這個信人，覺得他□分面熟，好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，一時卻想不起來。這個信人和秋谷擦肩過去，眼波澄澄的，正和秋谷的眼光碰個正著，登時也呆了一呆。秋谷這個時候，身不由己的跟著這個信人縮進安塏第來。陸麗娟不知為的什麼事兒，只得也跟著進來。正是：

飄零紅粉，偏多遲暮之悲；落拓青衫，誰有窮途之淚？主
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